



夜之明月

爾尼奧者作著



FUDAN

JFZ0000064937M 复旦图书馆

前言

錢公俠
謝炳文

今年該是話劇年了吧。

好些人都是這麼說，想來也並不是憑空武斷的。從去年年底以來，話劇運動開始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戲劇工作新的集團一天多似一天，尤其因為賽金花、雷雨等，搬上了上海著名的幾家大戲院的舞臺，於是這一運動在市民羣衆中也得到了熱烈的反響。

無疑的，話劇運動在今年還要更廣泛的發展下去。這是有着客觀的社會底因素的。第一，隨着民族危機的日益深刻化，國防文學運動必需利用戲劇這一武器來發揮宣傳，鼓動，與組織的作用，而取得最直接的效果；第二，話劇的重要性，已經不僅爲少數愛好文藝者所理解，現在連官廳與教育機關也在設法利用戲劇了；第三，近年劇作家的努力，有了很大收獲作品的水準也相當提高了，當然這是跟國產電影的發展，有着密切聯繫的。

啓明書局爲着適應社會的需要，在這一戲劇運動中也想來湊湊熱鬧，於是乎就決定刊印一

套世界戲劇名著，並且委託我們主編。發刊的動機，原是很簡單的。

現在，我們已經印就的，有高爾基的深淵，戈果理的巡按，霍普特曼的沉鐘，易卜生的挪拉，羅曼羅蘭的愛與死之角逐，奧斯托拉斯基的雷雨，奧尼爾的月明之夜，斯特林堡的父親，蕭伯納的人與超人，高爾斯華綏的爭鬪，王爾德的沙樂美及少奶奶的扇子。以後還打算陸續增加，因此，現在不能確定多少種數。

我們相信這些劇本，都是世界早有定評的最優秀的巨著。其中有些已經有過中譯本，有的是沒有過的。但我們一律都加以細心的校閱，譯者也都是竭盡了心力幹的。這兩點我們覺得可以聊爲自慰。祇是在印刷與裝釘方面，我們感到很大的缺憾；然而這是爲着經濟的限制，而且爲求普及化與大衆化，暫時也還無可奈何的。

最後，對於這一集叢書的發刊，我們不想有什麼奢望，但願它在目前的戲劇運動中，能够作爲一種他山之石，供給戲劇工作者當作小小的參考，那就心滿意足了。

小引

歐金奧尼爾 Eugene O'Neill 是一個表現社會和時代的作家。他殘酷無情地抓住社會的種種醜惡用他的辛辣的筆調細緻地刻畫出來。每一部戲都充分地表現那些平實的、普通的、然而奇怪的、異常的一切現實之真相。他只是表現，並不是糾正，而所表現的卻是最真實的內心觀察，具體地接受現實給他的刺激。但他的手法多少有點離奇和浪漫。他的文章充滿着夢幻似的情境，詩和哲理的氣味，徹頭徹尾，一行一字都有筋節脈絡調節。他寫日，寫海，寫愛，美麗的場面後面卻躲着污惡的種種。生死愛慾，真偽美醜的描寫，永遠在他的筆頭下。

他努力擺脫了許多傳統上的規律，有時卻又把久被沉埋的廢律，插入他的現時代的、新奇的作品裏。擺脫的與拾起來的廢物，反而增加了他作品的力量與更善美的運用。他儘量把黑人士語和水手俚語加入對白，這固然使讀者陷於困難，而在另一方面卻有相當地成功。

奧尼爾於一八八八年生於紐約。他的父親名傑姆士奧尼爾 (James O'Neill) 是個演員。小奧尼爾跟着他父母東跑西走，過着戲班的流浪生活。他在一九〇六年進普仁斯頓大會，過了一年就被開除。他熱戀着航行的滋味，因此他到過西班牙，到過阿根廷，到過南非，並且學會了水手的俚語。

一九一二年養病時，寫成了那本以妻易妻 *A wife for a wife* 的劇本。一九一四年，又進哈佛大學讀戲劇。一九一六年他的劇本 *Bound East for Cardiff* 開始排演。一九一八年他和阿尼司蒲登結婚。一九二〇年，他的天際線外在紐約排演，並獲得普力滋 (Pulitzer) 獎金。從此以後，一帆風順直到去年又得了諾貝爾獎。

金。本書月明之夜是他一九三四年作品。

他有一個長長的身材，長長的臂膊。兩撇小鬍子。眼睛大而亮得像發火般地。他很沉默，很羞怯，卻又有點神祕，他一生只看過三次自己劇本的上演。

譯者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劇中人物

納脫密勒 *Evening Globe* 報的主人

哀茜 他的妻子

埃善

李却

密兒掘萊特

他們的子女

湯美

雪特台維斯 哀茜的兄弟

莉莉密勒 納脫的姊妹

大衛麥考伯

茂蘭麥考伯 他的女兒

溫脫西兒培 埃善的耶魯大學裏的同學。

皮勒

娜拉

巴兒推特

賽兒門

第一場

佈景——在康納梯格脫 Connecticut 州的一個大的小鎮裏，密勒家的起居室。

時間——大約在一九〇六年七月四日晨七時三十分。

那間屋子是很大的，很舒適，晨曦愉快地照着，置備着精細而不大值錢的那個時期的簡潔家具。後面左邊有兩面窗，前面放着一隻沙發，正對牆垣，上面有絲緞的墊子。沙發後面，一架玻璃門的書架，滿放着廉價書，靠着餘下來的牆頭放着。後面那墻，左面是安着活動門與門簾的雙重出入口，跑到一間暗黑無窗的後間裏去的。在出入口的右面，另放着一架書架，小而沒有棚門，堆滿着孩子書和幾年前銷路好的小說——這些書這個家庭確實讀過的。書架的右面就是那個有活動門與門簾的出入口的另一面，這一面是通到光線很亮的前堂的。

前面牆垣有兩個窗洞，兩窗之間有一隻寫字桌和一隻椅子。中間是一隻大圓桌，放着綠罩讀書燈。燈的電線通到上邊接着的枝形燈架五個空穴之一。靠着桌子聚着五隻椅子，左面，右面與桌子右面的後面是三隻搖椅，後面與左後面是兩隻圈手椅。一條價值不大的不討厭的粗毯子鋪滿地板的大部分。牆上糊着白色，夾着愉快而又討厭的藍色界畫。

在後堂旁的餐室裏聽得談話聲——這個家庭剛才在那裏吃好早餐。先是密勒太太的聲音，命令式地，「湯美！回來喝完你的牛奶。」同時湯美從後堂出來在出入口出現了——一個肥圓的曬黑了的十一歲的孩子，有大的眼睛光亮的頭髮一部膠刷向下，一副和氣的面貌沿嘴唇還可以看出拖着牛奶爆發了的被禁的精力渴念着七月四日（美國獨立紀念節）的開始。他仍舊拒絕服從他母親的叫喚。

湯美（明白地向後面喊）：「喂，我吃飽啦，媽，我說好啦，你說是的。（聽得他父親的聲音正向着母親說

呢。於是她叫道：「好了，『湯美』湯美迫切地問：我現在能够出去麼？」

母親的聲音（校正似地）應該說我或許可以！

湯美（焦躁地，但服從地）我可以麼，媽？

母親的聲音（可以）湯美跳過屏門到右面的走廊，

像一個短跑家聽到開始跑的槍聲的起腳般。）

父親的聲音（在後面喊道）你的爆竹要離開這

屋子才放，記好了！但是湯美已經走出屏門，這扇

門他跑出了還開着呢。）

（一會兒那個家庭從那後堂出現了，剛從餐

室出來。先是密兒掘萊特和埃善，Mildred

and Arthur。密兒掘萊特十五歲，長而且瘦，有

種大而不規則的形狀，正像他父親一樣，漂亮

兩字是一點兒都談不到。但她的大而灰黑的眼

眼卻很好看，她有靈活與媚人的微笑，每一個人

人想到她是一個動人的女孩子。她穿着那個

時髦的襯衫和裙。

埃善密勒家裏孩子們中的最長一個，他十九

歲了，還是在家裏過活。他長得高而且重，粗圓的胸脯，有肌肉，是那個時期的足球巡邊員樣式，有一張方的呆笨的臉，小藍眼睛，厚的沙色頭髮。他的儀態是一個莊重的大學生。他穿的是這時候不久流行過的大學樣式，這從好幾年前已有點落伍了，但是仍舊通行，肩上胡亂塞着綿褲子的上面一半釘着，開裂得很闊的褲管小到他們決不能穿着靴子伸出來。）

密兒掘萊特（當他們出現了——要知道某一種

事情的樣子）今天我到那兒去，埃脫（E.T.）

埃善（很神氣）這是我的事情。（他很浮誇地從

他的袋裏取出一隻刻着大Y和一組號碼的煙袋，

和一根有銀Y字和號碼的重而堅固的煙斗，開始

裝他的煙斗了。）

密兒掘萊特（嘲弄地）我也知道的。要我告訴你

她的姓名的第一個字母麼？E.R.（她嘻笑着。埃善

很樂意他的鈎引女人動作的那種引人入勝的方

法，不過覺得不屑去答覆。他跑到桌子旁，點着了煙

斗，拿起地方晨報，懶懶地躺在桌子後面左邊的圈手椅上，當他瀏覽這個標題時開始尖呼着啊，亨利再伴我作華兒茲罷。密兒掘萊特坐在左前面的沙發上。

其時，他們的母親與他們的姑母莉莉——他們父親的妹妹，已從後堂跟着他們出現了。密勒太太是有五十歲上下了一個短而強壯的婦人，半禿的亮棕色的頭髮夾着灰點，當她是一個圓臉小樣，伶俐大眼的女孩子時，她曾有相當的美貌的。她有一對大而棕色的眼睛，柔和的母性的——一副匆忙樣子，主母的態度。她穿着襯衫和裙。

莉莉密勒，她的姑娘，四十二歲，黑瘦而長。她形式上按照學校女教師的傳統模型，甚至於帶上一副眼鏡。但是眼鏡之後的她的灰色眼睛是溫文而又無神，她的全副神氣是一種羞縮的仁慈。她的聲音顯得與她的面貌有很大的差異——柔軟而滿充着甜味。她也穿着襯衫和裙。

密勒太太（他們出現時）教他顧點人情得啦！

（突然她注目那扇屏門正半開着）好，看這扇門，他去了就不關了！這屋子裏要給蒼蠅住了，（跳出去要關門）我曾經屢次告訴他——那做得很好！這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她砰的一聲把門關了）

莉莉（微笑）好的，你能盼望一個孩子在七月四日記得關門麼？（她很客氣地跑到書桌前面右邊的直背椅子上去坐，把那舒適的椅子留給別人。）密勒太太 這都是你，莉莉——常常替他說好話。你要把他慣得不可救藥了！我不管。（她埋在椅子右面的搖椅中）否湖 Place 我熟啦，你呢？這要成為很熱的天氣了。（她從櫃子上抽出一本雜誌，開始搖動了，又扇她的身體。）

（其時，她的丈夫和她的兄弟從後堂出現了，都抽着煙。納脫密勒有五十多歲，長，黑，一個方形人，稍微有點垂肩，頭髮很有點禿，穿着一種不好看的，端莊的，令人尊敬的嘗試去約束不怪邊幅的天性。他的長臉有大而不規則，不分

明的相貌，但是他有精緻的伶俐的有趣的灰色眼睛。

雪特台維斯 Sid Davis 他的舅子，是四十五歲是個矮胖子，禿頂，有這種從不長成的頑皮孩子的臉，他穿着從前曾經很漂亮整潔的衣服，但現在剪裁的式樣很沒樣子，顏色褪了。

雪特（他們出現時）喔，我很歡喜這寶買，納脫，滑

鐵白雷 Waterbury 是一個沒有阻隔的有樣子的古城，當你得熟悉其中情形時，我在我的故事裏開一個玩笑，叫那兒的人開心。滑鐵惟根——滑鐵白雷——滑鐵盧。

密勒（大笑）好極啦。

雪特（樂意地）我自己想它是很好的呀。（講下有點恨恨樣子，似乎心頭硬挨着不開心）是的，你能够在滑鐵白雷看見生命，對啦——那是，如果你在滑鐵白雷找尋生命！

密勒太太 什麼滑鐵白雷，雪特？

雪特 我在說它這樣子很不錯——但是沒有一答

兒像家裏那樣好的。（好像點斷這個解說似的，那裏起頭澎澎的響了，就在靠着走廊的外面，這是湯美放爆竹做他的開幕禮了。這一羣的家人都從椅子上跳起來。）

密勒太太 那個孩子（她望屏門衝出去了，喊着）湯美！你想你的爸爸怎樣告訴你呀！你把你的爆竹拿到後天井去，你聽我！

埃善（輕蔑地繃眉）懷懂孩子，他要有心嚇着我們。

密勒（大笑中透過他的煩擾）該死的孩子！不到天夜他就要把房子燒起來啦。

雪特（笑而歌）

『鄧諾 Duno 他們叫他什麼，但是他像羅斯福一樣地能幹。』

（他們都笑啦）

莉莉 雪特你瘋啦！雪特向他瞪眼。密勒太太從走廊回轉了，仍舊動氣。

密勒太太 好啦，我到底叫他再出去了。現在我們可

以清淨一點啦。(似乎在反對這句話似的，這爆竹月砲的澎澎聲在屋子後面左邊開始了，從這一幕開始到終了，隔一會就響一響，並不像第一次爆發那樣響，但已很够重要把這談話造成擾亂的斷句了。)

密勒 好啦，今天你們大家討論什麼呀？雪特你當然要和我去赴薩坎(Sachem)俱樂部野餐會的。

雪特 (有點煩擾) 但是你的意思我或許要去納脫——那是，如果——

密勒太太 (用一種微笑的疑心看她的弟弟) 哼！我知道薩坎俱樂部的野餐會常常指什麼！

莉莉 (用一種不自然的談諧聲調插嘴，那個包藏着很深的熱心) 不對的，不是這個時候，哀茜自從雪特的名字被登到滑鐵白雷的報紙上以後，他已換了一個人了。至少這是在昨夜他向我賭咒地這樣說的。

雪特 (避過她的眼風，卑屈地——拿諸語扯開來) 飛絮般地潔白，那就是我。他們正要選舉我做婦女

節制會(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的會長哩。(他們都笑啦。)

密勒太太 雪特，人家都怕你呢。你把什麼事都拉到諸談上。但是你得當心，你聽得麼？我們在今夜黃昏時要去吃飯了，你知道——最好的海濱餐點你從未吃過的，我不要吃你回家——好啦，你不能重視它。

莉莉 喔，我知道他今天会很當心啦。是麼？雪特？

雪特 (比剛才更煩擾了——感情地把諸談來扯開) 莉莉，我向你賭咒如果無論何人供給我飲料，我一定要殺死他——這就是，如果他變換了他的意志！(除掉莉莉大家都笑了，她咬她的嘴唇態度頗羞。)

密勒太太 不用對他講啦，莉莉。這個時候你應該更明白點。我們只能望好處希望。

密勒 現在，你們女人家別纏繞密勒啦。今天是七月四日，即使一個被壓迫的新聞記者在放假日也有權利娛樂他自己呀。

密勒太太 我並不單單想到雪特。

密勒 (假癡假呆地向別人一瞬) 什麼難道你暗指我會——

密勒太太 好啦，爲你說句公道話，不是，不是你將要真的願意什麼——但是我已經知道你從那個該死的薩坎俱樂部野餐會回來——好啦，我用不到有人告訴你，也許有些地方很不對路(她很和氣地笑啦。密勒嘻嘻笑着)。

雪特 (偷偷地朝那懶強而靜默的莉莉一望。——突然把主題轉向埃善) 你怎樣消磨這個快樂的四日波拉波拉(埃善莊嚴地懶強着)。

密兒掘萊特 (侮弄地) 我能夠告訴你，如果他不要響。

密勒太太 (微笑) 我猜到勒恩特家裏去。

埃善 (莊嚴地) 我和勃兒脫推納 Bert Turner 帶着哀兒茜和哀德兒萊恩特 Elsie and Ethel Rand 去划船。慢慢兒我們還在思屈羅勃雷 Strawberry 島上有一個野餐，吃茶點。到了黃昏，我要

逗留在萊恩特家吃飯。

密勒 那末你也在內了。你怎樣，密特？

密兒掘萊特 我要到沙灘上到安妮 Anne-Culver 家。

埃善 (譏笑地) 當然，這邊或許沒有一個男孩子會到的。麗瓊尼 特，舉個例？

密兒掘萊特 (愁笑)——很蕩地頭一扭。——他關我什麼事？他不是沙灘上的唯一的瑪瓊。

密勒 停止你們的永遠不停的煩惱，你們兩個。你與莉莉怎樣辦呢，哀茜？

密勒太太 我不知道。我沒有什麼計劃，莉莉你有嗎？莉莉 (沉靜地) 沒有。無論什麼你要做就是了。

密勒太太 好，我想我們還許圍坐着坐談談罷。

密勒 不論何日你們都好談的。今天是四日呀。現在，我得了，一個比那個好的提議。我們坐汽車出去逛，你看如何？我要把別克汽車放出去，我們坐着把金鎮兜一個圈子，出了燈塔以外才回來。那末雪特和我，我要你們離開這裏，或者你說不論那一答，我們就

去野餐。

密勒太太 這個我倒歡喜。你呢，莉莉？

莉莉 這倒好的。

密勒 那麼，那就都決定了。

雪特 （惶惑地）莉莉，願意和我到沙灘上去看今晚的放焰火麼？

密勒太太 那是對的，雪特，你帶她出去。可憐的莉莉，什麼玩意她全沒經歷過，老是跟我坐在家裏。

莉莉 （激動地，懷意地）這我倒願意，雪特，謝謝你。（於是她臉上現出一種憂懼貌）不過不要，如果你到家用——你知道的。

雪特 （又是惶惑而卑屈地——又用諧談扯開了，一本正經地）弄鬼，我怕啦，納脫，我不高興說你妹妹的話。（大家都笑啦，就是莉莉也不免微笑。）

埃善 （諷而虛地聽着），雪特舅舅，你和莉莉姑媽在沙灘上親熱不要讓我抓住——也許去喚警察是我的責任呢！（雪特和莉莉被這句話弄窘了，於是這玩意弄得沒趣，除掉密勒他不能遏制他的癡

笑在想到那兩個人親熱時。）

密勒太太 （訓責似地）埃善！

密勒 （呆板地）你好啦。你在耶魯大學踢足球的，教育似乎已把你的幽默感覺弄鈍啦。

密勒太太 （突然地——驚愕地）李却在那兒呢？我們把他全忘掉啦。什麼，這孩子在那兒？我想着他在早飯時跟着我們一起進來的。

密兒掘萊特 我敢打賭他是躲在什麼地方去寫一首詩給茂蘭麥考伯。Muriel McComber 那個呆子啦，或者冒充寫一首我想他在抄——

埃善 （回頭看這餐室）他還在餐室裏呢，念着一本書。（回轉頭來——輕藐地）阿噓，現在他老是念書。這在假日的好辰光卻不合我的意思。

密勒 （含譏帶諷地）他讀他的功課，你以為這又是奇怪了。這就是為什麼他考得第一名呢。我正希望在你離開新天堂，New Heaven 之前，他們將要教給你讀書是一種好習慣。

密勒太太 （尖銳地）這提醒我了，納脫，我早已有

意告訴你關於李却正念着的可怕的書呢。你必要給他一個良好的談話去——（她從她坐的椅中立起來）現在我要跑上去把這些書辦好。我曉得放在那裏，他把這些書藏在衣櫥的欄板上的。你等一會你會看見什麼——（她忽忽的跑開，向右面後邊跑，穿過前堂。）

密勒 顯然不樂意什麼事情來到——向着雪特抱怨地，我以為她必定要直等到四日在她完事之前過啦——（於是來一個啞笑）無論怎樣我知道這沒有什麼道理。當我想到那本書我常常偷偷地跑開，我小時候也讀的。

雪特 我也是，我疑心迭克現在沉醉於讀小車夫或煤礦工人呢。

密勒 不是他這個時期久已過啦。詩歌才是他現今的滋補品呢，我想——情詩——也和社會主義，從他亂七八糟的話，我可以猜想。（於是很活潑地）好啦，那也可教他出出風頭哩。（他喊）李却，（沒有回答——再響一點）李却，（沒有回答——於是

大吼一聲）李却！
埃善（喊着）噲，迭克，醒來！爸爸喚你哩。
李却的聲音（在餐室裏）曉得，我來啦。
密勒 真該死！當他埋頭讀書時，房可以倒下來，他也不——

（李却自後堂跑來的出入口出現了一手拿着他剛才讀過的書，一隻手指記着讀到那裏。看上去他有點驚駭，從別一世界懶懶地被喚回到現世界上。）

（他才要十七歲，剛從中學畢業。他有一副完全攪和父母的相貌，以致兩人都相信他像另一個人。他有他母親的亮棕頭髮，他父親的灰色眼睛，他的形態不大不小，中等身材，不肥不瘦。既不能稱他為一個文雅的孩子，也不能說他村氣。但是他卻確然有異於父母，更要加以幾樣極端的敏感在他身上，如不寧，善感，輕忽，怕羞，空想，自覺聰明。他的態度有時是一個簡單粗白的孩子，有時又像詩劇伶人莊嚴地扮

演的一個腳色。他穿着預科服裝，正對埃善的大學樣子。）

李却 你叫我麼，爸爸？

密勒 我希望我要使那個明白一點。來坐一會兒罷。

（他指着在靠着他的櫃子右邊那隻搖椅。）

李却 （跑上前去，抓住這機會來表示他的專心。）

——用一種請罪的儼然態度——我沒有聽見你，爸爸。我遊神於別一世界了。（密兒掘萊特狡猾地把她的腳伸到外面去，這樣李却絆過去，險些跌一交。她快樂地笑着。埃善也笑着。）

埃善 你真妙，密特那樣才把他弄醒啦。

李却 （羞怯地強笑着）——現在所有孩子都這樣）

你真該死。密特，我要給顏色你看（他把她推回沙發，用他空着的手呵她的癢，一隻手仍舊拿着這本書，她尖笑着。）

埃善 迭克，把這法子處治她！

密勒 現在，够啦，不要多吵鬧。李却，你坐在這兒。（李却很服從地坐在櫃子右面的椅上，正對着他的父

親）今天你打算做什麼？跟密兒掘萊特到沙灘上去麼？

李却 （很輕藐地態度儼然）那班笨孩子！我說決不。

密兒掘萊特 他因茂蘭不在那邊，他也不去啦。我敢打賭他和她已經在什麼地方定了約期啦。

李却 （面紅耳赤地羞着）你不要響。（於是轉向父親）無論如何，我想我要住在家裏，爸爸，——這一個早晨。

密勒 嚶，幫助湯美放爆竹？

李却 （站起來——帶着莊嚴，）我說不。（於是緊繃雙眉）我不相信這個七月四日愚蠢的典禮——關於自由都是說謊？——這時是沒有自由的。

密勒 （眼一霎）哼。

李却 （衝動了感情，）自由之士與勇敢之家呀！奴隸的家應當怎樣稱它——工資的奴隸處於資本階級的腳踵底下，餓啦，嚷着要麵包喂他的孩子，而他們所得到的，是硬石塊。七月四日是愚蠢的笑話。

密勒（以手掩口，遮瞞他的強笑）哼，說的是強硬話。這些話頂好不要在家庭以外說去，否則他們將要拘捕你的。

雪特 並且丟掉那個啓示。

李却（陰沉地）讓他們把我拘捕好啦。那末，但是怎樣解釋憲法裏頭的言論自由呢？那也一定是笑話（於是他們嚴厲地再說）不對的，你們能慶祝你們的七月四日。我要慶祝這一天百姓們重新把斬頭機拿出來，和我看見比哀彭摩根（Piepont Mourgan）給人趕在囚車中。（他的父親和雪特頗足以此相娛，莉莉被刺激了，但微笑着，把這話中很理會得的，密兒掘萊特駭異看牢他用以前她從沒聽得過這種主題過。只有埃善露出一種愛國的怒氣勃發的反響。）

埃善 喂！我說你是個矇瞶孩子，把這隻牛綁到外面去！你在獨立紀念日說這話，真應當打嘴巴子。

密勒（莊重地）兒子，如果我不曉得是你說的，我要想我們和愛麥戈爾門（Anna Goldman）在一

起了。

埃善 不要緊，爸爸。我們等到他進耶魯大學，我們要把他的思想變更。

李却（極輕藐地）喔，耶魯。你想世界上除掉耶魯沒有別的東西了麼？總之，耶魯是什麼東西！

埃善 教你曉得什麼！

雪特（挑撥地）送克，不要讓他們恐嚇你。痛打他們一頓！

莉莉（受刺激地）雪特，你不要在——前咒罵人。李却，你想我是什麼，莉莉姑媽，——三歲小孩子會

比雪特舅舅說的更壞的話，我也會聽到過。密兒掘萊特，我敢打賭，他自己說的更不好！

密勒（用一種談諧而認輸的神氣）好啦，李却，我常常想到每次獨立紀念日應當我有些人至少須聽

我演說一次。我不過希望把你這個特別利害人安排好啦，那末早餐以後可以讓我在這天剩下的辰光出去（現在他們都笑啦，懂得他的意思。）

李却（陰沉地）很好，笑！洪水是在你們之後的，你

們想得當心，或許會在前面來呢？爲什麼世界上的

工人不能聯絡和擡頭呢？他們沒有什麼東西會遺

失，祇有他們的鐵鍊（他惆悵地朗誦）『天氣漸

熱，吓，巴比倫汝等之柳樹之後天氣仍寒也！』

密勒 哼，那很好，但確實在什麼地方連接起來呢？有

些話是你在那本書上讀到的麼？

李却 （儼然地）不是，那是詩，這是文。

密勒 我也曾聽得過詩和文是兩樣的，這是什麼書

呀？

李却 （鄭重地）卡萊爾 Carlyle 的法國革命史。

密勒 吓，那末這就是你把可憐的比彭放在囚車

裏，那部囚車的來路了（於是很嚴重地）李却，歡

喜你讀這本書，這本書真好。

李却 （帶一種強項的驚奇態度）什麼，你讀過這

書麼？

密勒 好啦，你看，即使是一個報館主人也不能不時

時刻刻讀書呀。

李却 （悼愧地）我——我不是這個意思——我

知道你——（於是很熱心地）這不是本偉大的

書麼，雖然——有一部分講彌拉波，——和馬拉和

羅伯司比爾 Mirabeau Marat Robespierre

密勒太太 （從前堂出來了，大大地有點面紅耳赤

的煩擾）你萬不能想起羅伯司比爾，青年馬士你

告訴我，你把你的書藏在什麼地方！本來這些書是

在你的衣櫥的欄板上，現在你出去把這些書藏在

別的地方了。還是你去把這些書交給你父親！（李

却頃刻間，突然看上去像犯了罪似的，垂頭喪氣。於

是他抗拒地發怒。）

密勒 （在看他一眼後，他迅速地了解了）現不用

管他的藏書啦。我們將要把這早晨荒費在那些該

死的書上了。無論如何，他有保存他自己圖書的權

利——那是，如果這些書不是太——李却，這些是

什麼書呀？

李却 （不安地）好的，這是——

密勒太太 我要告訴你，如果他不同意——你給他

一個良好的談話。（於是看了李却一眼以後，便安